

门头沟文史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96年1月

门头沟文史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六年一月

政协门头沟区第五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 任:张守玉

副主任:唐树青 赵永高

顾 问:李国平 赵鹭飞

委 员:包世轩 潘惠楼 臧秉旭 傅永健

门头沟区政协文史办公室

主 任:唐树青

副 主 任:傅永健

工作人员:杨玉英

EC47/16

门 头 沟 文 史
第 七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大街36号)

*

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37印张 185千字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500册

工本费:8.00元

目 录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张守玉(1)
王家山惨案始末	王文明(5)
惨无人道的罪行	马思聪(10)
碣石村人民抗日战争史实	李国平(11)
煤窝人民抗日战争片断	吕 仁(21)
骆驼石对抗战战争的贡献	马思聪(26)
想起白乙化	刘国卿(30)
回忆我的父亲刘永田	刘淑云(32)
回忆杨正泰烈士	夏文苗(36)
王朝山智勇夺敌枪	马思聪(39)
杨忍烈士	夏文苗(40)
采访王朝义	文史办(44)
王朝义二事	马思聪 安 武(46)
回忆马甫义	马思聪(49)
矿工任满仓遇难记	赵建慧(59)
到嘴的粮食	王绍才(61)
抗战回忆	赵建慧(63)
十一支队穿越平绥线	谭玉因(66)
审理制造“王家山惨案”罪犯史实	陈 雷(68)
抗战时期的《国民公约》	葛 蒲 桂 芳(71)
日本对京西煤炭的疯狂掠夺	张启林(72)
三里口的一次地雷战	马思聪(78)
门头沟区抗日战争时期革命遗址	刘义全(79)
抗战期间我的几段经历	傅万盈(84)

京西山区最早的共产党员	关续文(88)
矿区英烈纪念碑	赵建慧(99)
回忆刘仁同志	陈士林(100)

震动国民党政府的门头沟煤矿爱国护矿运动	张启林(103)
西辛房挖煤毁屋案	潘惠楼(108)
西山煤矿债务纠纷案始末	张启林(110)
解放初期北京矿区的民主改革	李肇荣 潘惠楼(114)
发展社办工业达到共同致富	陈毓龄(125)

1963—1965 年农民业余教育	赵鸢飞(129)
从事成人业余文化教育 15 年	王绍才(135)
门头沟区文化馆站 45 年	陈 雷(143)
蓬勃发展的门头沟区体育事业	王宗常(152)
门头沟区电影事业	陈 雷(162)
燕家台的山梆子戏	李明元 赵正有(166)
门头沟区畜牧兽医发展概况	李子和(171)
左宗棠和京西水利工程	易克中(176)
一项未竟的工程——三家店水库	白晓亭(191)
1958 年下清水村的水力发电站	马思聪(195)

康乾二帝与潭柘寺	袁树森(196)
潭柘寺的外国僧人	袁树森(200)
潭柘四宝	袁树森(203)
戒台寺应是“十大名松”	袁树森(206)
戒台寺禁采煤碑	潘惠楼(210)
南官园刻字	齐鸿浩 韩济民(215)
碣石古洞	李国平(217)
北京出土白瓷与龙泉窑窑初探	齐鸿浩 黄秀纯 刘义全(219)

建设中的小龙门森林公园.....	傅兴江(226)
门头沟的“爬山虎”.....	李元强(230)
山背子.....	马思聪(233)
封建迷信害死一对青年夫妇.....	马思聪(235)
我所知道的“送亡书”.....	郝为民(236)
我所知道的风水先生.....	马思聪(241)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 纪念会上的讲话

张守玉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大会，缅怀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的解放，前赴后继的业绩。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激励我们奋发图强，坚定建设繁荣强大祖国的决心。

58 年前的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7 月 7 日成了人们难以忘怀的日子。7 月 7 日标志着什么？

7 月 7 日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始。在这以前的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帝国主义就已经发动了侵华战争，由于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将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使大片国土沦丧，千百万民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而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之后，仅 20 天内，文化古都北平和天津先后失守，其后，日本帝国主义长驱直入，河北、山西先后陷落；又在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内，使中国 10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340 多座城市沦入敌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半壁江山遭沦丧”。所以，“七七”这个日子，应该是我们国民永世不忘的国耻日。

但同时，7 月 7 日又是拉开民族奋起全面抗日序幕的纪念日。

“918”事变之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立即分别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满州事变宣言》和《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等积极抗日的主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变中国为殖民地的阴谋，宣布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宣战，并且迅速派出罗登贤、杨靖宇、周保中等重要干部到东北组织抗日游击队。此后，中国共产党还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和蔡廷楷领导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

抗战、傅作义领导的绥远抗战等局部抗战给予支持，并且派出了红军战士、抗日先遣队奔赴抗日前线。在上述英勇斗争中，吉鸿昌、杨靖宇、方志敏、刘志丹等杰出共产党员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蒋介石政府在政治上妥协退让，导致了军事上的消极防御，本来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到7月23日这段时间，29军与日军相比，占有相对优势，从人数到士兵精神面貌，都不在日军之下，更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如果能采取正确的以攻为守的防御政策，战局将大为改观。但蒋介石要求“处处固守、时时严防”这样划地为牢，消极防御，束缚了爱国官兵的手脚，错过了许多克敌制胜的良机。

从1937年2月开始，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出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就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问题进行多次谈判，直到7月7日卢沟桥事变，迫使蒋介石发表声明，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达成国共合作宣言，很快，松花江畔，长城内外，中原大地，珠江两岸，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父教其子，兄勉其弟，妻子送郎，共赴国难，开始了空前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七七卢沟桥事变是动员全民族团结起来，奋起抗日的纪念日。

方才王文明同志以自己父老乡亲的亲身遭遇，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讲得真切感人，他的讲述，是一份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有力的控诉书，也是对日本帝国主义鼓吹他的侵华战争是“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东亚新秩序”，和战后国内一股政治势力的有力抨击。

同我区王家山受难的民众一样，仅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大屠杀中，就使30万无辜民众死于屠刀之下，并且，全国11亿亩土地中6亿亩、2300万头耕牛中800多万头俱遭损失，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达5620亿美元，难道这些就是日本一小股顽固势力所说的“大东亚共荣圈”吗？

日本一些政治势力，妄图篡改历史，否认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在1982年中小学课本中，将曾对中国的“侵略”二字改为“进出”，1988年，有个别长官宣称“日本一直不是一个侵略的国家”，而且日本的个别顽固势力，至今仍然以各种方式粉饰日本侵

华的罪行，粉饰这段历史。日本国会6月9日通过一个名曰《以历史为教训重申和平决心的决议》，想在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对其历史上的战争问题作一交代，以此取得国际社会认同。国际社会也期待日本经过半个世纪的“反省”能够认真总结历史教训，真正从思想上同其罪恶历史划清界限，诚心诚意地向受害国人民赔罪。然而，这篇仅有五句话、不到一百八十个汉字的《决议》极力为军国主义日本开脱战争责任，说什么“回顾世界现代史上殖民统治和侵略行为”，承认日本“过去进行过这类行为”。其潜台词是说：当时其他殖民主义国家都有“这类行为”，都有责任，对日本就毋庸“厚非”。因此对于“给其他国家公民造成的痛苦”仅“深表遗憾”足矣，无须道歉、谢罪了。其实，国际公法对于殖民主义行为和侵略者的战争行为已有明确界定，虽然都是不可原谅的非正义行为，但是不能混为一谈。《决议》的提法显然想掩盖“大东亚圣战”的侵略性质，进而逃避其发动战争的责任。这是明目张胆的翻案行为。

《决议》还强调：“必须放弃对这场战争的不同的历史观点，吸取历史教训”。大家知道，目前日本有形形色色的历史观，概括起来无非两种。一种认为日本曾对邻国进行侵略，应当认真反省，诚心谢罪，铭记教训，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另一种则完全相反，否认进行过侵略，否认犯有战争罪，甚至胡说南京大屠杀和731细菌部队是“虚构”的，而认为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生存、自卫”，是“从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下解放亚洲”，似乎日本是亚洲国家的救世主，不仅日本谈不上“反省”，倒是亚洲邻国该向日本道谢了。在国际社会看来，日本如果真正接受教训，就应放弃后者错误的历史观，而坚持前者正确的历史观，才合逻辑。如果按《决议》强调的那样，连正确的历史观也放弃掉，真不知日本将吸取什么样的历史教训！总之，《决议》并非真想“以历史为教训”，从中也看不出和平的“决心”，倒隐藏着翻案的“玄机”！这篇《决议》比历来日本领导人对战争的表态倒退了许多。这不能不引起包括我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高度重视，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中国人民需要和平,日本人民需要和平,人类需要和平,为了人类和平的崇高事业,为了防止过去的悲剧重演,我们应当孜孜以求地,不懈地奋斗下去,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政协委员要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按照政协章程,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上下功夫,献计献策,多反映民意,搞好咨询,大力引进,推进门头沟区各项事业的发展,把门头沟区建设好,以此作为我们对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的最好的纪念。

王家山惨案始末

王文明

在这里我想告诉人们，半个世纪以前的今天，王家山惨案的始末。

1940年秋，日本军占领了斋堂川，沿路修炮楼建据点。罗网一些地痞成立指导班汉奸队，对各村实行“三光政策”。

王家山村居高临下，是敌对斗争的有力地形。王家山穷人多，抗日也最坚决，区小队、县大队也常常以此村为掩护进行活动。王家山村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几次实行并村都未能成功。全村200多间民房烧得一间不剩，四五十头大牲畜（包括耕牛）一并牵走，300只羊也都被他们抢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也被他们活活烧死。敌人每次扫荡王家山都有伤亡。尽管敌人惨无人道，王家山村的人们仍吓不倒，民兵们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门坎上、大门上、井台上等地埋上地雷，和敌人斗争。1942年12月12日，天还未亮，以东斋堂据点船木健次郎为主，纠集了各据点的日军30多人，伪军60多人，没走据点的正门（因此没被我情报人员发现）分两路包围了这个抗日坚决的堡垒村，快到村时，被我放哨的民兵王文智发觉，向敌人开了一枪，一来阻止敌人包围村的速度，二来枪声报警通知人们转移。就在同时，村民张巨银，去井台提水，他听到枪声后，跑步通知了党支部书记王天忠说：“有情况，东边响了一枪！”党支部书记王天忠预感到情况严重，用最快的速度，通知了其他干部和所有的群众，准备突围。因村东、西两山是悬崖峭壁，无法攀登。只有北面是唯一的突围出路。实际上早已被敌人封锁了各个路口，东、西、北全被敌人包围。在不了解敌情的情况下，就组织大家向北突围，很快都被顶了回来。当时，我也和敌人狭路相逢，只要敌人一伸手，就能把我抓住，要是用刺刀一捅，就能把我捅个穿心透。我看情况不妙，一扭头撒腿就往回跑，看来，敌人是想抓住更

多的人，既没追也未向我开枪。跑回村后，全村人都在街中心团团转，大家正在你一言，我一语地说，怎么办？党支部书记王天忠说，大家不要乱，只有从南边突围。但是南边根本没有路，全是峡谷、悬崖，平时很少有人走。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好从此撤出。所有身强力壮的干部、民兵和其它群众互相照顾，都从这里突围了出去。这时，天已大亮。敌人朝村乱打了一阵枪，进了村。老弱、妇女、儿童却落入敌手。敌人把所有的乡亲们赶到街中心，日军小队队长赖野象凶神恶鬼一样，审问乡亲们，谁打的枪？毛猴子哪边的跑了？没有一人回答，他还再问，公粮那边的有？还是没有人回答，只有愤怒的目光，怒视着敌人。这时民族败类，汉奸宋福增，在赖野耳边不知说了些什么，赖野一挥手说：“统统的，那边的干活。”他们把所有的人，全部赶压到不足 20 平米的两小间房子里。赖野什么情况也没有得到，汉奸宋福增为讨好他的日本主子赖野，他俩又进了屋，汉奸宋福增再次追问乡亲们，他问：“你们说不说，不说，谁也甭想活命。”结果，什么都没问出来，敌人什么情况也没有得到。这个丧尽天良，没有一点人性的铁杆汉奸宋福增，竟把一锅滚烫的玉米面粥一勺一勺地浇在人们的头上、脸上，大人们没有一个人吭声的，都用愤怒的目光怒视着这个没有一点人味的铁杆汉奸，只有那不惯事的孩子们，被烫的在母亲的怀里打着挺儿，撕心肺烈地惨叫和不止的啼哭声。他还再逼问，你们说不说。人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句愤怒的回答：“不知道！”这愤怒的吼声，使站在一边的赖野，后退了一步，赖野一挥手出屋关上房门用铁丝拴住门鼻儿，命令他的部下，上刺刀，又将歪把子机枪架在对面的台阶上，一片寒光闪闪的刺刀和数十枝黑洞洞枪口对准这手无寸铁的乡亲们，敌人要下毒手了。敌人又把一捆一捆的谷草点着，由窗户扔进屋内人们的身上，乡亲们用屋内水缸的水将火扑灭，敌人不停地往进扔，乡亲们不停地扑打，最后水缸的水已用尽，敌人又将数十捆谷草靠在屋沿下，连房一起点着。这时屋内屋外浓烟滚滚，屋沿下一米多高的火舌直扑房梁，屋内的叫骂声，孩子们凄惨的哭声和火烧出的叭叭声混在一起，这时，汉奸宋福增的亲姑王宋氏（70 多岁），喊着宋福增

的名字骂到“宋福增，家中出了你这个孽种，你个挨千刀的，老天爷是不会饶恕你的，你不得好死。”那个十六岁的青年王天度，更是大骂不绝声，他用脚踹着门叫骂到，“小日本，我日你们祖宗，你们不是人，你们好死不了，宋福增，我日你八辈祖宗，将来你得吃枪子儿。”时间不长，屋内的声音就越越来越小了，就在这时靠后窗户的贾永兰大妈，将后窗户推开，把她八岁的小儿子（王文茂）由这不足一平米的后窗户递了出去，一个伪军同情地给他接住，抱了下去，她跟着跳了出来跌倒在地，跟着王淑兰也跳了出来，但是她的两个女儿一个八岁，一个七岁和刚满月的儿子被无情的火焰夺去了幼小的生命，她发疯般地拍打着后墙呼喊着她的女儿和她的儿子。跟着李二凤也跳了出来，她全身是火。大家帮她扑火，但多处烧伤。最后跳出来的是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叫王文邦（他是支部委员王天官的儿子）他的全身都被烧焦了，真是惨不忍睹。这时房子已被烧塌落架，敌人这才撤走。突围出去的人，陆续回村，一看这种情景都被惊呆了，都不愿相信这是真的，但事实摆在面前。几十人一片哭声，有的哭爹喊娘，有的哭儿唤女，人们用拳头捶着胸膛，咒骂着小日本这群强盗，全村一片凄惨的哭声，震撼着整个山庄。人们的喉咙嘶哑了，眼泪哭干了，好端端的一家人眨眼变成了孤身一人，有的变成孤儿，有的满堂儿孙变成了无依无靠的老人。全村的哭喊声乱作一团，听了真让人揪心，党支部书记王天忠和支委王天吉、王天阁、王天官等一班人，压住心头悲愤的怒火，安慰大家说：“我们大家一定要挺住，这个血海深仇，我们一定要报，要让敌人用血来加倍的偿还。”但是这个坚强的党支部书记王天忠也流下了悲痛的眼泪，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十岁，一个十五岁也在这次惨案中遇难。我们全家，在这次惨案中失去了六位亲人，五婶娘和两个弟弟、六婶娘和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五婶娘和两个弟弟遇难后，五叔父，由于过度悲伤病倒了，不久也去世了。

在遇难的那天晚上，听说那个被烧焦的男孩不行了。我跑去看他，他双目紧闭，两手握拳，意思是告诉我，要给他报仇，我哭了，我对他说：“等我长大了一定给你报仇，一定，一定。”他是个好儿童团

员，站岗放哨特别认真，他还没有长大，就被日本侵略者残忍地杀害了，他的父亲党支部委员王天官，守在他的身边，泣不成声。他从小母亲早世，和他父亲相依为命，这次他去，抛下他的父亲孤身一人，无人陪伴。

在党支部的带领下，从废墟里把遇难者的遗体扒出来后，面目全非，无法辨认，有的双腿被烧没有了，有的胳膊烧没有了，有的头和尸身分家了，有的腹部被烧爆了肠胃裸露在外，更使人惨不忍睹的是有人半个身子烧没有了，另半个身子还用胳膊紧紧地抱着孩子。世上还有比这更惨的吗？有的人当时是靠墙遇难的，她们的上半身被火烧的印在墙上。很多年清晰可见。（由于半个世纪的雨水冲刷，现已不复存了。）在无法辨认的情况下，只好将 42 位遇难者的遗骨葬埋在一个坑穴里。最后在党支部一班人的带领下，一字排开，向遇难者们宣誓：这个血海深仇，我们一定要报，要让敌人用血加倍偿还，王家山的人是杀不绝的，只要还有一个人，最后一口气，也要和日寇斗争到底，大家向遇难者三鞠躬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墓地。到了晚上，民兵和青壮年们，找到党支部要求参加八路军，替亲人们报仇，在上级领导的批准下，陆续奔赴抗日杀敌的战场。

在这次惨案中，遇难者 42 人，其中，古稀老人男、女各一人，十六岁男青年一人，中、青年妇女十二人，（其中有六人怀有身孕）十五岁以下的儿童 27 人，最小的刚满月，十七户人家，从此绝根断代。在八年抗日斗争中，百余口人的小村，竟被日本侵略者杀害 53 人，有一名共产党员王文方，被日寇抓去至今无有下落。他的妻子，也在惨案中遇难，抛下年迈的老母和十岁的女儿祖孙二人，无依无靠，最后他的女儿只好投奔沿河城她的外公家。他的老母不久也与世长辞了。上述这些事实，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是王家山惨案的真实始末。这段历史是永远抹不掉的。

王家山惨案的刽子手赖野，在一九四三年扫荡涑水县时在战场上被我八路军击毙。民族败类铁杆汉奸宋福增，抗战胜利前夕逃往北平，更名改姓拉洋车，建国后被发现抓捕归案，一九五一年在东斋堂东门外戏楼，交给人民审判后执行枪决。策划王家山惨案的

日军大佐联队长船木健次郎，抗战胜利前夕被我生俘，关压在东北抚顺日本战犯管理所。一九五六年五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我以王家山惨案遇难者的亲属和见证人出庭作证。

大量的事实，使这个战争罪犯船木健次郎，在认罪书上签上了他罪恶的名字。最后由法庭宣判，判处其二十年徒刑。

愿大家记住这段历史。决不能让这段历史在我们的子孙后代身上重演，我们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的无比强大。加强国防建设，使帝国主义不敢再来侵略，一旦敢来，我们就把他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让他有来无往。

惨无人道的罪行

马思聪

王家山惨案我虽未目睹，但我很清楚。当时王家山为宛平一区，我在宛平三区武委会工作，王家山惨案震动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牢记日本鬼子惨无人道的罪行，更激发了人民的抗日决心，誓为受难人民报此深仇大恨。

日本鬼子的惨无人道的行为，何止一个王家山，各地都有类似事件，南京大屠杀不是几十万人被杀害了吗？抗战八年，中国人民惨死在日本鬼子屠刀下不是两千七百多万吗？

日本鬼子，拿杀人取乐，一个中国人民如一只苍蝇，杀后哈哈大笑还搞杀人竞赛。看在一天内谁杀的中国人多。

日本鬼子的惨无人道无以言表，四一年日本船木曾在斋堂据点让民夫烧一口大锅，锅里的水煮沸着往起顶锅盖，时间长了这位民夫好奇地说：“我看锅里煮的什么东西。”一掀锅盖把这位民夫吓得几乎晕倒，锅里面吡呀咧嘴煮着五个人头，其中就有我们的地下情报员西斋堂村史维成同志的人头。多么残忍的日本鬼子！我们门头沟区斋堂根据地人民饱受日本鬼子的残害。斋堂一带村庄大部分房子被烧毁，人们流离失所。

现在我们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决不能忘记过去，应把我们祖国建设得更强大，使一切侵略者不敢轻易来犯。

碣石村人民抗日斗争史实

李国平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以后,日军于1938年9月至1940年四次侵犯斋堂地区,1940年敌人调集万人分十路进攻以斋堂为中心的平西抗日根据地。同年10月日寇在斋堂、清水、军响、杜家庄、青白口、沿河城口等村建立了据点。抗日战争处于严重的关头。

碣石村90多户人家,360多口人,700多亩土地,地处今门头沟版图的中心地带,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归昌宛县五区,宛平二区所辖,属于区的东北小区(区的东北片),碣石村周围的小村有黄土贵、书子岭、杨树地、塔上、壁静寺,这些村都三四十户左右,距碣石三五华里之远,因此碣石村处于东北片的中心(也就是相当于乡的行政村)。

碣石村在抗日时期,被四面八方敌人据点包围,村北距沿河城敌据点十五华里,村南距军响敌人据点十五华里,村东距青白口敌人据点十五华里,村东北距珠窝敌据点十五华里,村西距敌人楼岭岗楼十华里,村西距斋堂敌人据点二十八华里,村西北距林于台敌人临时据点十华里。

县区干部经常来往于碣石村,一切抗日工作都是先从碣石村开始,然后再到黄土贵、书子岭、杨树地、塔上、壁静寺去开展工作。那时碣石村群众的抗日热青非常高涨,各项抗日工作进行得轰轰烈烈。多次受到区委的表扬,成为抗日堡垒村之一。

当时斋堂川及永定河沿岸,敌人建立据点,增设岗楼,封锁很严,因此碣石村成了八路军部队和党政干部往返冀东,平北的重要通道。敌人没有在建据点前,在永定河上架起几根铜丝绳,铺上荆巴(用荆条编的排子)作为我军政人员过河的桥梁,从碣石